

圆明园三百年祭 上

王开玺 著

圆明园三百年祭

王开玺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明园三百年祭 / 王开玺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060-9402-3

I. ①圆… II. ①王… III. ①圆明园—史料
IV. ① 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448 号

圆明园三百年祭

(YUANMINGYUAN SANBAINIAN JI)

作 者: 王开玺
策 划: 轩辕改之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晓枫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4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402-3
定 价: 58.00 元 (全二册)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 录

前言代序 //001

引言 //007

第一章 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五园三山 //024

第一节 静宜园（香山） //030

第二节 静明园（玉泉山） //047

一、玉泉山南坡及其以南地区为南山景区 //050

二、玉泉山东坡及其东麓为东山景区 //053

三、玉泉山西坡及其以西地区为西山景区 //054

第三节 畅春园 //061

一、中路景区 //065

二、东路景区 //067

三、西路景区 //069

四、西花园景区 //071

第四节 圆明园 //072

第五节 清漪园（万寿山） //079

一、政务生活区 //083

二、万寿前山区 //087

三、昆明湖区 //092

四、后山后河区 //096

第二章 园中之园——圆明园 //103

第一节 圆明园本园 //112

一、宫廷政务景区 //114

二、九洲清晏景区 //115

三、西北景区 //116

四、福海景区 //116

五、北部景区 //117

第二节 长春园 //180

第三节 绮春园 //210

第三章 圆明园罹难遭劫 //225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外交涉 //225

一、挑起战争，逼签《天津条约》 //225

二、大沽口之战 //227

三、战争再起，北京失陷 //231

第二节 英法共同抢劫，英国悍然放火 //239

一、英法联军，一路抢劫而来 //239

二、两个强盗共同抢劫 //242

三、一个强盗纵火 //255

第三节 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野蛮” //259

一、残杀中国百姓 //260

二、毁坏文物 //263

第四节 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的圆明园劫后劫 //267

第四章 英法两国侵华过程中的矛盾争夺

与狼狈为奸 //280

第一节 欧洲争夺中的世仇，侵华过程中的狼狈 //283

第二节 在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287

第三节 侵略联军组建方面的矛盾 //298

第四节 侵华过程中具体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 //306

第五节 对于清王朝政治影响方面的争夺 //310

第六节 英法两国的矛盾影响到两国代表的合作关系 //319

第七节 英法两国相互勾结，通同作恶 //322

一、侵华问题上的政治联盟 //322

二、侵华过程中的军事协调与配合 //328

前言代序

圆明园是清统治者在北京修建的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笔者自幼生活在北京，后来就读、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历史学院），但却未曾去过圆明园。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当时并不是很清楚。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参观“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利用野蛮压榨人民血汗而修建起来的皇家园林的兴趣吗？好像不是。因为我从内心和骨子里喜欢中国传统而美丽的古典园林，曾多次去同为皇家园林的颐和园游览。现在清楚了，笔者之所以没有去过圆明园，最为主要和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其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遇了历史的大劫难，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笔者毕业留校后，主要是讲授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被劫遭焚是必不可少的讲授内容。为此，我曾专程前往圆明园故址寻迹与凭吊。经过一番按图索骥的寻找，终于来到了应该是圆明园遗址的地方。眼前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但却并非是圆明园精美绝伦的园林景致和建筑。除了一些并不规整划一的水稻田和数座逶迤平缓的土丘外，就是一个个由三五间简陋的砖房，用树枝扎起的低矮篱笆的小院。

院内户外，鸡飞狗跳，还不时传来耕牛低沉的哞哞叫声。难道这里就是被外国人称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吗？顾盼步移中，不时发见的数株古松古树，无疑在向我昭示证明着这里的历史沧桑，支持着我继续寻觅着。经过询问当地的居民，特别是再向北走，直至看到半掩于泥土和荒草之中的西洋楼大理石残迹，硕大的用三七土夯起的“锡海”礅台等历史的陈迹后，我才真正确信这里的确就是曾经辉煌的圆明园。

这是我初识圆明园，但却并不真正了解圆明园，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圆明园。

在讲授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程时，自然要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惨遭劫掠与焚毁。至于外国人为何要彻底焚毁美丽的圆明园，当时各种历史学专著和教科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说法，就是英法侵略者在疯狂劫掠圆明园以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证而销赃灭迹。这一说法堂皇而气壮，充满了民族的义愤，但我的内心总感觉有些不入理、不合情。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爬梳与逻辑分析，我发现这一说法严重有违于历史事实，遂于2003年撰写了一篇为《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辨析》的论文，就此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二十余家报纸、杂志，或全文转载，或缩写摘编。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关注圆明园。

此后，笔者又发现，人们在谈及1860年的圆明园大劫难时，许多说法或观点结论都是值得再探讨、再认识的。

例如，当时，甚至是现在仍有人在讲，是八国联军焚毁

了圆明园。还有许多人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事实真相是，1900年时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对于正觉寺等处的门、窗等具体物件虽有所破坏，但与圆明园的彻底焚毁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860年英法联军的确曾共同抢劫了圆明园等五园三山，但其后是英军放火烧毁了五园三山等皇家园林，而法国人是反对火烧圆明园的。当然，法国人并非出于对中国人民或清政府的同情，他们实际上是在与英国人的争夺中另有险恶的用心。

又如，英国人声称他们之所以要焚毁圆明园，是因为清政府在圆明园内将部分英法战俘虐待致死。笔者于2010年发表《英法战俘圆明园受虐致死考谬》一文，通过中外大量的史料证明，一些英法被俘人员的确受虐致死，但其被俘人员并未关押和受虐于圆明园。英法战俘受虐致死于圆明园的说法，完全是英国侵略者为焚毁圆明园而寻找的一个借口。

又如，英国人批评清政府虐杀英法被俘者，是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野蛮行为。现代人根据现代的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原则来回视这一历史，这一指责似乎是正确的，至少并非无稽之谈。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必须回复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超越历史。笔者又于2012年发表了《英军焚毁圆明园事件与国际法》一文，从国际法法理的视角，论述了当时的所谓国际法，即欧美地区的国际法，对清政府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同时又论证指出了英军侵略中国，残害中国普通民众，抢劫、焚毁圆明园等，不但明显违反当时的《万国公法》，而且违反日后的国际公法。

此后又就圆明园文物的流失与追讨等问题，圆明园流失于海外的文物数量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从而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圆明园兴盛与衰败的历史。

自圆明园 1860 年遭劫后，即有一些国内学者对圆明园给予了关注和介绍，并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些都有助于人们对圆明园历史沧桑巨变的了解。此前，有关学者专家，大多是从园林建筑、美学艺术等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而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另外，如前所述，在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事件的表述，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

现在呈现于尊敬的读者面前的这一书稿，则是以历史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为主干，从国家政治史和皇家园林史的双重视角，记述圆明园的兴建、规模、特色，及其在清帝理政史和园林史中的地位；从中外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英法对华交涉与战争的过程；对于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英法被俘者是否在圆明园受虐致死、如何认识英军焚毁圆明园事件与国际公法的关系、目前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的基本情况，探讨文物回归的各种途径与方法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均提出了个人的独立认识与见解，力图修正以往有关圆

明园研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另外，还要就本书的书名做一必要的解释。本书稿之所以命名为《圆明园三百年祭》，原因有二。

其一，英法联军共同劫掠圆明园是 1860 年 10 月 7 日、8 日。英军野蛮焚毁圆明园是 10 月 18 日、19 日。自此上溯大约一百五十一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是为圆明园的正式命名之年，而自此下溯一百五十六年后的 2016 年，圆明园建国已有三百零七年矣。若按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面的一块地方赏给皇四子胤禛修建的园林算起，至今应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朝，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已有三百零九年的历史了。本书所设各章、节、目，囊括包含着圆明园三百余年来历史的辉煌与耻辱，今日的现状与思考等诸多历史内容。

其二，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发现，本书取名《圆明园三百年祭》，颇有讨巧沿袭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之嫌。若仅就书名而言，不是讨巧沿袭之嫌，而是取巧抄袭其实。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绝无狗尾续貂之大不敬。坦率而言，笔者初拟以《圆明园三百年祭》为名时，颇为忐忑不安。其原因并不在于书名有剽窃沿袭之嫌，

而是因为细细算来，圆明园建园至今应是三百零七年^①，而不是整整三百年。

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开篇即说：“甲申轮到他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年纪念了。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到前清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②郭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所包含的历史时段为三百一十八年，并非确确实切的整整三百年，所谓“甲申三百年”云云，不过取其整数而已。

与此同理，笔者方敢大胆冒用《圆明园三百年祭》这样的书名。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不要说天塌不下来，即使天真的塌下来，有郭沫若先生这样“高个子”大学问家托着、顶着，笔者何必杞人忧天。

最后，我要向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许剑秋总编辑、黎松副总编辑、李烨主任和责任编辑王晓枫等，表示深深的谢意，诚挚感谢他们为本书的编辑与出版所付出的极大心血和辛劳。

① 关于圆明园最初建园的时间，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根据《康熙实录》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记载，认为圆明园初建于康熙四十六年，有人认为是初建于康熙四十七年，而多数人则根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认定圆明园应是初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

②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引言

北京是个好地方！北京的海淀地区更是个好地方！

我们说北京是个好地方，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曾是中国的数朝古都，具有整齐规范的城市格局、丰富悠久的历史内涵、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等人文因素，而是因为北京地区具有非常良好的地理环境，亦即人们常说的风水好，是一块非常适合立国建都的风水宝地。

所谓的风水宝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经常被隐喻有诸多神秘主义的色彩，或者是说充满了迷信的，甚至蒙昧的色彩。其实，并非尽然，更非如此简单。

在中国古代，风水之说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堪舆、地理、阴阳、卜宅、相宅、图宅、形法、青囊、青乌、青鸟等。后人称谓最多的是堪舆与风水。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堪舆与风水在有些情况下是一回事，而在有的情况下则有些微的区别。

“堪舆”一词出现较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即已将堪舆家列为与五行家并列的学术流派之一，有“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之语。堪舆者，“天地总名也”，指代天

与地。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意即仰观天象之变化、俯察山川地理之形势的天文、地理之学，强调的是必须尊重或顺应“天道”与“地道”的应然或自然。同时，“堪舆”又有高低上下之意，“堪”为高处，“舆”为下处。而“风水说”或“风水术”则出现得较晚，晋代的大风水家郭景纯在《葬书》（又称《葬经》）中对人们阳宅与阴宅地理环境中的“气”“风”“水”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广泛的论述，故人称之为风水说。风水又称相地之术，即是临场校察地理之法，主要是关注与研究人之阳宅与阴宅选址的地形、环境、结构、坐向等，与人们的吉凶休咎的关系。

就一般情况统而言之，堪舆、堪舆之术或堪舆学，所涉及的内容要较风水、风水之术或风水学更为宏观，更为全面些。在国家、帝王等更为宏观的层面，多谓之为堪舆，而在平民百姓的民间社会，则多谓之为风水。民间社会大多强调重视阴阳宅是否能够“藏风得水”，故俗称其为“风水”，风乃天之象也，水乃地之象也，其意与堪舆又有相合之处。郭景纯在《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清代学者注释说：“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要，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次之地为次等。”或者说，风水主要是具体相度研究某一地方自然地理环境与空间的凶吉与优劣。

钦天监所作《周易阴阳宅》也称：“堪与（舆）家缘何

以风水二字，为阴宅地理之名称。盖地理之道，首重龙。龙即山脉，为地之气。”特别是人之阴宅，尤其强调讲究“要得水，要藏风，故曰风水”。无论多好的吉地佳壤，若是不能藏风，也是枉然。“纵有真龙的穴，环砂抱水，一经风吹，难免破损”，成为恶壤弃穴。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古昔名家，特揭风水二字为标题，使后学者顾名思义，而知先务”。^①

无论是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中的阳宅、阴宅建筑风水之说也好，封建帝王开国建都的堪舆龙脉之论也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研究或强调整体地理生态环境与人们生存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是中国古代哲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归纳和感悟而形成的，反映出中国古代原始朴素的环境科学思想。

封建帝王开国建都的堪舆龙脉之论，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地、人合一的理论原则，大致相当于现今天文学、地理学、生态环境学和国家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知识。而民间的阳宅风水说，则主要是研究人们居住地点的小环境，是否有利于人们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尤其强调应避免在有害于人们身心健康之处修建房宅，同时，也要考虑这种小环境与周边大环境生态条件的关系，同样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地、人

① 钦天监：《周易阴阳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页。

合一的理论原则。

阴宅风水说，同样如此。

钦天监所作《周易阴阳宅》序文开篇即言：“阴阳地理于人事为最切，凡门祚之盛衰，子孙之兴废，胥于此是赖。”^① 阴阳风水家宣传，当时的许多民人百姓也颇为相信，死去的人到了阴世，仍和活着的人一样生活。修建一个好的阴宅，不但可以满足死者的生活需要，而且还可以保佑后世子孙，人丁兴旺，事业发达，官运亨通，出将入相，甚至成为九五之尊。如果阴宅择地不佳，如其地虽亦有山峦秀峰，但“沙石干燥，童山不生草木，涸地有溪无水，言山则童，论水则涸，或干则如土蜗牛作旋尘，湿则如牛鼻常湿不干，开穴之时水土不止，凹风则如断绝手臂，如此龙落地受脉，穴主当绝嗣无后代”。^②

阴阳风水之书则大多强调，凡“发富贵之大地，必须龙真穴的。即开帐起伏，忽大忽小，穿帐过峡，曲曲如活……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前案眠弓弯抱，水如玉带金城”。有诸如“地有十紧要”“地有十不葬”“地有十富”“地有十贵”“地有十贫”“地有十贱”^③ 等说法。明代王君荣所撰《阳宅十书》也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

① 钦天监：《周易阴阳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页。

② 张洞玄：《玉髓真经·附〈赤霆经〉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一千零五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34页。张洞玄，字子微，系汉代张良的第32世孙。张洞玄将张良的《赤霆经》，附于其《玉髓真经》之后。

③ 钦天监：《周易阴阳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28页、第33页。

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①

“家、国、天下。”

在人们的思想相对愚昧、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一般平民百姓的居家生活是这样，封建帝王的开国建都更是如此，即必须选择一个地理环境优美和谐，气候温和适中，物产富饶精美，具有良好发展空间的风水宝地。北京即是这样一个为王气所钟、虎踞龙盘的龙脉之地。张良曾说：“夫地之大小，贵贱贫富，其精神皆取于龙。见龙脉而知地形。”^②

北京地处北半球的中温带，气候宜人，雨量充沛，非常适合人们的居住和生产。其地理环境尤其适宜建立国都。

古今堪舆大师或风水名家皆认为，山环可藏风，水绕可聚气，“山环水抱必有气”。也就是说，必须是“背山襟水”的地理环境。背靠巍峨壮阔、逶迤延绵的高山，才会有千年万年不移、不动、不摇的根基与气场；而有水流经过，不但具有灵动、变通的气韵，而且具有长流不息的永动意念。

北京城西部的西山，是巍巍太行山的旁支余脉，北部的军都山则为燕山山脉，如同坚固的屏障一般，拱卫着京津平原。这两座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居庸关到河北的怀来一带交

① 王君荣著，程子和点校：《图解阳宅十书》，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4 页。

② 张洞玄：《玉髓真经·附《玉髓秘传》》，《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一千零五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1 页。